

《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随想——兼论偶然性

赵慧超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300000

摘要: 《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这本书纠正了以往笔者对唯物史观的刻板印象, 通过庞卓恒先生对唯物史观再阐释的相关论点与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的相关论点进行比较, 从历史是一门探究因果关系的学问这个共同点出发, 逐步探究二者之间的异同, 进一步加深对“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理解。

关键词: 唯物史观; 庞卓恒; 爱德华·卡尔; 偶然性; 规律

DOI: 10.63887/fss.2025.1.2.12

当我刚开始思考什么是科学, 什么是历史科学时, 我不得不怀疑自己是否已经掉入西方话语体系之中。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提到“当有人断然告诉我, 历史不是科学时, 我也不会过分忧伤。这种术语问题是英语中的一个奇怪现象。”任何理论都是以特定的语言作为载体, 而表达上的差异往往会导致不同的理解, 但也有可能殊途同归。有时可能换一种表达方式, 就有可能打破“雾里看花”的困境。通过相关阅读, 我发现卡尔《历史是什么?》一书中的观点与庞先生在《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一书中所持唯物史观观点有着很大的契合度, 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非常微妙的差异。因此, 我想以此为切入点, 对二者进行分析比较^[1]

1 卡尔视角: 规律外的偶然

卡尔认为“当有人告诉我们历史是一连串偶然事件时, 我倾向猜测这人不是思想上的懒惰, 就是智力低下。严肃历史学家通常的做法是, 指出迄今为止被认为是偶然的某些事情, 在根本上并不是偶然事件, 可以用理性的方法解释。”历史学家想让复杂的历史事实能够被认识和解释, 不仅要回答“是什么”的问题, 还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卡尔认为事实上历史学家像科学家一样“必须通过简化原因工作, 也必须通过增加原因工作。像科学一样,

历史通过这种双重的、显然又是矛盾的过程前进”。但历史学家由于急于理解过去, 往往被迫“简化错综复杂的答案, 使一个答案归属于另一个答案”。

历史学家在混乱中寻求秩序的过程中, 不仅是“从浩瀚的事实海洋选择那些适合其目的的重要事实”, 也是“从大量的因果关系中抽绎出因果关系”, 进而找到符合当时历史场景的一般性因果关系^[2]。卡尔赞同迈纳克所说“探询因果关系的背后总是直接地或间接地探询价值”。历史学家在基于某种价值判断进行选择时, 便不可避免受到客观存在的限制。这“不仅是对现实认识的选择体系, 而且是对现实原因、取向的选择体系^[3]。”

历史学家“从大量的因果关系中抽绎出因果关系“以符合他自身的解释体系, 而“其他的因果关系则被当作是偶然事件加以抛弃, 这并不因为因与果之间的关系不同, 而是因为这种关系本身不切题。这对历史学家毫无用处。”最终, “不切题”的因果关系被当作偶然事件游离在解释体系之外^[4]。

以上论点的陈述, 可以表明在卡尔的眼中, 历史不只有一种模样, 横看成岭侧成峰。由于历史学家的价值判断是受到客观存在限制的, 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 历史学家无法俯瞰全局。

因为不管是立足于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每个时代的人只能做‘当代’能做的事情，解决‘当代’能解决的问题”，每个历史学家都有可能选取不同的“偶然性样本”进行“实验”，从而得出适用于一定范围的结论。那些曾经被历史学家抛弃的偶然性，在“现在与过去之间无休止的对话”中有可能被其他历史学家纳入自己的解释体系之中，成为观察历史的新角度。

2 唯物史观视角：“普遍规律”中的偶然

在《什么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庞卓恒先生说道：“作为普遍规律，它包容着特殊，正如必然包容着偶然一样；但特殊不是普遍之外的特殊，只是普遍规律的具体展现，正如偶然是必然的展现一样^[5]。”类似的表述还有“只有能够把一切‘特例’和‘变异形态’纳入自己的解释范围之内的规律，才能称得上普遍规律，而这种普遍规律只能是因果必然性规律。”

从上述的表述中，很明显可以看出庞先生与卡尔的区别。不同于卡尔使部分偶然性游离于规律之外，唯物史观强调将偶然性纳入必然性规律之中，因此唯物史观视野下“普遍规律”不存在所谓的特例。依照庞卓恒先生的观点，卡尔所阐述的规律只是具有归纳性的“重现律”，只具有或然性，不具有必然性。

唯物史观追寻的是普遍有效的因果规律，是具有必然性的。那么唯物史观所追寻的“普遍有效的因果必然性规律”究竟是什么？它是如何将所有“特例”纳入自身的解释体系呢？

恩格斯认为仅仅根据一个现象发生在另一个现象之后，便作出两个现象之间有因果联系的推论是不合理的。因果规律不单依靠大量的观察、归纳，而要经过人的实践进行验证。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论及因果性时，说道：

从以往的经验中不能得出下一次将出现同样情形的结论。确实有时候并不发生同样的情形，引信或火药失效，枪筒破裂等等。但是这正好证明了因果性，而不是推翻了因果性，因为我们对这样偏离常规的每一件事情加以适当的研究之后，都以找出它的原因，如引信发生化学分解，火药受潮等等，枪筒损坏等等，因此在这里可以说是对因果性作了双重的验证。

恩格斯用直观的比喻阐述了人在证明因果性过程中的“双重验证”作用。在手枪射击之前，如果引信、火药、枪筒等处于完好状态，那么弹药就能正常发射，但是如果出现一些偶然状况导致弹药无法发射，也不会从根本上推翻手枪发射弹药的原理，这些异常状况提醒人们要在射击之前做好充分准备^[6]。

经过对唯物史观的再认识，庞先生认为无论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四形态演进序列，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提到的三大形态演进序列，都只是按照西欧各国历史发展轨迹大体上进行归纳，并不是全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7]。庞先生曾这样阐释“因果必然性的普遍规律”：

“一元多因多果论”避免了把因果关系归结为单纯经验归纳性的“相似原因、相似结果”之间的“因应关系”或“相关关系”，避免了多元折衷论和非决定论。

这个定义中最为重要的概念是“一元”，庞先生所说的“一元”——即是“物质实体及其内在特性”，所有关于历史因果必然性规律的推导都不能脱离“一元”的这个“终极事实”和“终极原因”。而决定人类社会历史一切运动变化的“终极事实”和“终极原因”就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与前文恩格斯论及因果性时所提出的观点一致,在庞先生看来,“相似性本身不是规律,只是规律的展现,正如相异的形态和进程也是普遍规律的展现”,因此规律不仅是相似性的归纳,更是差异性的背反。因此当偶然性事件出现时,不论它是顺应规律向好的方向发展,还是违背规律向坏的方向发展。都不能对“普遍规律”进行证伪,因为偶然性无论是作为原因、结果或者是物质实体及其自身内在特性,都具有多样性。由此,唯物史观以思辨的历史哲学将偶然性纳入“普遍规律”之中。

3 卡尔对于“超历史标准”的批判

孔德曾说:“从科学中产生预见,从预见中产生行动”。卡尔认为历史学家和科学家所做的工作有着相似性,“历史学家肯定要概括;并且在这样做的同时,会为未来的行动提供一般的指导,尽管这些指导不是一些特殊的预言,但却是有有效的、有用的。但是历史学家不能预言特殊的事件,因为特殊的事件是独特的,而且因为偶然的因素会进入其中”,就像牛顿定律不能预测哪一个苹果先掉落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自历史中得出的关于未来的各种推论毫无价值,也不意味着这些推论不具备特定环境下的有效性,这种有效性既可以作为我们的行动指南,也可以作为我们理解事件发生的关键要素。”这段论述与唯物史观的阐述有着很大的契合度,历史学家通过摸索因果关系在一定意义为人们的行动提供指南。偶然性作为特殊事件,并不妨碍一般规律的有效性。但是就“普遍规律”而言,卡尔认为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规律,否则它就违背了历史本身,因此卡尔无法信誓旦旦使用“必然”这一类的字眼来阐释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

在卡尔看来,科学就是提出一种假设,之后再慢慢证实、修正和反驳。历史学家像科学家一样,仅仅是提出一种假设。他对马克思提出的一些叙述如“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机器磨产生以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评价道,“从现代术语的眼光来看,这不是一条规律,尽管马克思可能把这称为规律,但却是一种富有成效的假设,指出了进一步研究和重新理解的道路。这类假设是不可缺少的思想工具。”

卡尔认为不存在“超历史”的“钥匙”,但他并不否认其作为“假设”为人们指明方向的价值。并且对于那些试图建立“超历史标准”的做法,他提出了尖刻的批评:“他们要追求的是建立一个超历史的标准或超历史的准则,通过这一标准或准则可以对历史事件或历史环境做出判断……并不是在应用标准时发生了错误,或标准本身就存在缺陷,而是建立这类标准的想法就是非历史的,是与历史的真正本质相抵触的。”

笔者认为,卡尔所说的“超历史标准”与其所诟病的“超历史”的“庞大历史计划”应为同一种含义,即适用于全人类历史发展的“标准”,“标准”可能来源于前人的成功案例,有着清晰的因果链条。旁人可以拿来借鉴,并且运用其中的某些成功经验。但是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如果接受这类“标准”,就意味着事先接受了问题的答案,自动放弃他们的天职、蒙着眼睛从事他们的工作,由此就会产生“以论代史”的局面。卡尔进一步阐释道,“严肃的历史学家是那些认为所有价值具有受历史限制特性的人,而不是宣称自己的价值超越历史客观存在的人。我们所拥有的信仰,我们所建立的判断标准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就像人类行为的其他方面一样。”这段评论对于曾经那些唯物史观的教条主义者,可谓是振聋发聩。

结论

坚信唯物史观的学者们心中往往存在一种希望的信念: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如卡尔在《作为进步的历史》一章中所以说:“我们的历史观反映我们的社会观”,“一个已经失去自信自身有能力在未来中取得进步的社会,也会很快不再关注自身在过去中取得的进

步。”确实，我们生活的时代日新月异，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否认对于未来的美好期盼。然而随着人工智能在技术上不断取得突破，未来生产关系势必要进行一场变革，同时技术作为一把双刃剑也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日本核污水的排放正威胁着海洋生态安全以及损害人类的生命权益。处在当下，我们无法洒脱地将这一切看作终将消散的历史云烟，“普遍规律”只是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但通往未来的道路总归荆棘密布。

卡尔像是一位富于冒险精神的青年，告诉人们“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更两位饱经风霜的老者，告诉人们“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面对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我们应当努力探寻事件背后的历史逻辑，并在实践中不断寻求出路。历史学界应该努力打破历史研究的时间界限，将过去、现在、未来连为一体，为解决当代的问题扫清迷雾。诚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参考文献

- [1] C T W .E.H. Carr and the Current Crisis[J].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2022,24(1) .12-23:
- [2] 吴晓明. 论唯物史观在历史科学中的具体化实行[J]. 社会科学, 2024, (10): 5-15.
- [3] 李玉玺. 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观研究[D]. 淮北师范大学, 2020.
- [4] 庞卓恒, 刘方现, 王京春. 真理、规律与历史研究——兼论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J]. 江海学刊, 2008, (02): 156-162+239.
- [5] 李勇. 问题、个性与效用——谈“史学概论”课程教学[J]. 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39(06): 117-120.
- [6] 庞卓恒. 多元折衷论：历史学面临的理论误区[J]. 天津社会科学, 1995, (04): 84-87+101.
- [7] 李政, 廖晓东.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历史和现实“三重”逻辑[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3, 14(06): 146-159.

作者简介：赵慧超（1996-）汉族女河北邯郸人，研究方向：中国史学史。